

O. HENRY



欧·亨利全集

II

时代文艺出版社

欧·亨利全集



欧·亨利全集

II

目 录

第四部 命运之路

命运之路.....	(597)
荣誉捍卫者.....	(623)
唾弃金钱的人.....	(634)
魅力无穷的侧面像.....	(643)
“醉翁之意”.....	(652)
艺术与野马.....	(670)
菲比.....	(683)
双料骗子.....	(703)
黑鹰飞去.....	(717)
浪子回头.....	(731)
“找出那个女人”.....	(741)
圣约瑟鲁的朋友们.....	(753)
萨尔瓦多的美国独立纪念日.....	(768)
比利的解放.....	(782)
幻 吻.....	(795)

局里的一桩诉讼案·····	(813)
查理罗伊的复兴·····	(827)
为了筹办竞选·····	(843)
威斯林·狄克的圣诞袜子·····	(857)
小林斯罗什的戟兵·····	(876)
两个叛逆者·····	(887)
寂静的小路·····	(898)

第五部 白菜与国王

开场白·····	(909)
“早晨的狐狸”·····	(915)
忘忧果和酒瓶·····	(924)
史密斯·····	(936)
捕 获·····	(948)
第二位失恋的流放者·····	(960)
留声机和把戏·····	(967)
财 迷·····	(982)
海军上将·····	(993)
至高无上的旗帜 ·····	(1001)
酢浆草和棕榈树 ·····	(1012)
死要面子 ·····	(1030)
鞋 子 ·····	(1041)
船 舶 ·····	(1052)
艺术大师 ·····	(1062)
迪 克 ·····	(1078)

目 录

红与黑	(1090)
两件旧事	(1099)
万花筒	(1108)

第六部 随意选择

“迪克西之玫瑰”	(1115)
第三种配料	(1130)
在逃的布莱克·比尔	(1146)
读 心	(1161)
谁是赢家	(1175)
供应与需求	(1190)
地下宝藏	(1203)
致等候者	(1215)
兼职招待	(1228)
胜利的时刻	(1241)
猎头的人	(1256)
并非新闻报导	(1271)
高级实用主义	(1283)
畅销书	(1293)
城里的夏天	(1308)
倒霉的规律	(1319)

第四部 命运之路

命运之路

我在许多条路上
寻找着自己的命运。
带着一颗真诚的心与执著
还有爱情来指点迷津——
它们能不能帮助我
来左右、逃脱，掌握或改造
我的命运？

——引自大卫·米诺未发表的诗

歌唱完了。歌词是大卫写的，曲调具有乡土气息。酒店里围桌而坐的人都热烈鼓掌喝彩，因为是这位年轻诗人付了酒钱。只有公证人帕皮诺先生听完歌词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因为他有点学问，而且也没有喝大卫请客的酒。

大卫走出酒店，来到乡村小道上，夜晚的凉风吹散了他的酒意。他这才想起白天曾和伊旺姑娘吵过架，他早已决定要在当天晚上离家出走，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名声与荣誉。

“等到我的诗脍炙人口的时候，”他心里美滋滋地想，“她

也许会后悔今天怒气冲冲地和我吵架。”

除了酒店的一群酒鬼外，村里的人都睡了。大卫轻手轻脚地摸进自己的房间，他仍和父亲住在一起，拿了几件衣服，包成一个小包，用木棍挑着，转身走出家门，踏上了离开弗洛伊之路。

他经过父亲的羊群时，看到羊在圈里挤成一堆——他每天都去放这群羊，可是有时他只顾写诗，任凭羊东一只西一只地乱跑。看见伊旺的房里还亮着灯，他的决心突然有些动摇。也许，这灯光意味着她睡不着，正后悔白天不该发火，到明天早上也许就——可是，不行！他决心已定。弗洛伊不是他的久留之地，这儿没有人能够和他志趣相投。在这条通往村外的路上，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月光下，这条路在昏暗的平原上延伸着，长达九英里，笔直得就像用犁耕出来的。村里人说这条路至少可通往巴黎，诗人边走边默念着巴黎这个名字。大卫至今还没有到过巴黎。

往左的路 走出九英里，大卫来到一个路口，这条路与一条更宽的路成直角相交。大卫犹豫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踏上了左边的路。

大路上的泥土中有几条车轮印，是刚过去不久的车留下的。果然，半小时以后，大卫看到一辆笨重的马车陷在一条小溪里，这条小溪在一座陡峭的山脚下流淌着。车夫和副手拽着马缰大声吆喝着。路边站着一男一女，男的身材魁梧，身穿黑衣；女的身材苗条，披着一件浅色长斗篷。

大卫看到这几个人用力不得法，也没说什么，走过去教

他们怎么干。他告诉副手不要冲马大喊大叫，应该用力推车轮。只用马车夫一人吆喝马就行了，因为马熟悉他的声音。大卫一个人用强壮的肩膀在车后面使劲推。大家一起用力，终于把大马车推上坚硬的路面。副手又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大卫用一条腿站了一会儿。“你可以坐到车里来，”身材魁梧的人一挥手说。他身材魁梧，声如洪钟，但举止却温文尔雅。巨人的声音有种令人服从的威慑力。年轻的诗人稍微犹豫了一下，又听到巨人喊了一声，于是他不再犹豫，上了车。黑暗中他隐约看到刚才那位女士坐在车后面的座位上。他刚想坐到她对面，谁知那洪亮的声音又对他命令道：“坐到这位小姐旁边。”

那男子扭动着沉重的身躯坐到前面的座位上。马车开始上山了。那位女士默默地缩在一个角落里，大卫猜不出她的年龄，只觉得她衣服里透出一股淡淡的香味，于是他产生了某种幻想，觉得这位神秘女郎身上必定隐藏着某种美妙可爱的东西。这正是他经常幻想的奇遇。然而现在他还摸不清他们的底细，因为这两位高深莫测的同车者都一言不发。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大卫从车窗里看到，他们来到了一个城镇的大街上。不一会儿，车就停在一栋已经关了门，熄了灯的楼房前，一位副手走上台阶，不耐烦地砸起门来。突然楼上一扇格子窗开了，一个戴睡帽的头伸了出来。

“天都这么晚了，谁还来打扰别人休息？我的店已经关门了。三更半夜的，还在外面跑什么？快别敲门了，赶紧走吧。”

“开门！”副手大声喊道，“快给博贝尔杜依侯爵开门。”

“哎呀，老爷，我罪该万死。”楼上的人叫道，“我不知道是——因为天太晚了。我马上去开门。老爷可以在房子里随

便住。”

屋里顿时传来解铁链下门栓的声音，大门打开了。银壶旅馆的老板手拿蜡烛站在门口，半披着衣服，又冷又害怕，直打哆嗦。

大卫跟着侯爵下了车，“扶小姐一把。”侯爵命令道。诗人只好从命。扶小姐下车时，他感觉到她的小手在颤抖。“进来！”侯爵又命令道。

他们走进旅馆狭长的餐厅。里面顺墙摆着一张很长的橡木桌子。那位身材魁梧的先生坐到桌子下首的一张椅子上，那位小姐精疲力竭地倒在靠墙的另一张椅子上。大卫站在那儿，正考虑着该怎样告辞继续赶路才更恰当些。

“老爷，要是知道你大驾光临，我早就准备好了。”店老板说着，一躬到地，“现在店里只有酒，凉鸡，也——也许——”

“蜡烛！”说着，侯爵叉开他那又白又胖的手指，做了一个他特有的手势。

“是，老爷！”店老板拿来六根蜡烛，点着了放在桌子上。

“如果侯爵老爷肯赏光喝——喝勃艮地^①，那——那有一桶——”

“蜡烛！”侯爵又叉开五指说。

“遵命！我这就——老爷——赶——紧去拿。”

又点了十二根蜡烛，房间被照得通亮。侯爵坐的靠椅根本就容不下他那魁梧、肥硕的身躯。他身穿一套漂亮的黑裤子，但袖口和褶边却是雪白的。他的佩剑的剑鞘和剑柄也是

^① 勃艮地是法国东部勃艮地所产的一种名贵葡萄酒。

黑色的。一副瞧不起人的高傲神情。八字胡高高翘起，两端几乎碰到傲气十足的眼睛。

那位小姐坐着一动不动，这时大卫才看出她很年轻，有着沉鱼落雁之容。他正想着这位孤苦伶仃但又很可爱的小姐时，侯爵的大嗓门把他惊醒了。

“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大卫·米诺，我是诗人。”

侯爵的八字胡翘得高高的，离眼睛更近了。

“你以什么为生？”

“我是牧羊人，替我父亲放羊。”大卫高昂着头，可是却面带羞色。

“好吧，羊倌诗人，听听今天晚上你交了什么样的运气吧。这位小姐是我的侄女，叫露西·瓦伦。她出身高贵，每年有一万法郎的收入。至于她的美貌，你已亲眼看到了。如果这些能称你羊倌的心，只要你一句话她就可以做你的妻子。别打断我的话。今天晚上我送她去孔德·维尔莫城堡完婚，因为她早已跟那儿的人订了婚。宾客已经到齐，牧师也来了，她本应该与一位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结婚。谁知走到圣坛前，这位一向温柔听话的小姐突然像一头母豹一样向我扑来，大骂我冷酷无情，作恶多端。她当着牧师的面，把我为她订的婚约毁掉了。我于是就在当场指天地发誓，一定要在离开城堡之后，把她嫁给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不管他是王子，烧炭工还是小偷。你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羊倌。今天晚上这位小姐非嫁不可。如果你不愿意那她就嫁给下一个人。我给你十分钟的考虑时间。其间不要跟我说话，也不要问这问那。羊倌，只有十分钟，很快就会飞逝而去的。”

侯爵用白皙的手指把桌子敲得咚咚响。然后他就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好像把一座大厦的门窗全关闭了，谁也不让进。大卫本想和他说话，但这位巨人的神态使他无法开口。于是他走到那位小姐坐的椅子边，鞠了一躬。

“小姐，你已听我说了，我曾放过羊。可是有时我认为我是位诗人。”大卫说着，心里直纳闷，不知为什么自己今天在这位温文尔雅的美女面前竟会话如泉涌。“如果有人说要检验一个人是不是诗人，是要看他是否爱美，珍惜美，那么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小姐，我怎样才能为你效劳呢？”

这位年轻小姐抬头看着他，眼里没有泪水，只有悲伤。他的脸显得坦诚而热情，但同时又因这一意外大事而严肃庄重；他体格结实，身板挺直；蓝眼睛里含着同情的泪花；也许这位小姐渴望有人救助和关心她，出于种种原因，她的眼睛也湿润了。

“先生，”她用低沉的声音说，“你看上去诚实善良。这个人是我的叔叔，我惟一的亲戚。他曾爱过我的母亲。现在由于我长得像我母亲而痛恨我。他使我生活在恐惧之中。我见到他就害怕，从不敢违抗他的意志。可是今晚他要把我嫁给一个年龄是我三倍的男人。先生，请原谅，我给你带来了现在的麻烦。当然，你不会接受他强加在你身上的这种蠢事。但是，我很感激你的一番同情话。好长时间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了。”

这时，诗人的目光不仅仅是同情。他肯定是个诗人，因为他已把伊旺全忘了。这位刚刚结识的可爱佳人年轻美貌，他被她迷住了。她身上淡淡的清香令他不由得心潮澎湃。他眼里流露出一股柔情，直泻向她，她也如饥似渴地享受着。

大卫说：“本来要花多年时间才能得到的爱情，我竟然在十分钟内就要得到了。小姐，我不愿说我同情你；这样说不真实——因为我爱你。现在我还不希望得到你的爱，但是我要把你从这个恶魔手里救出来，到一定时候，你也许会爱上我。我想我会前程似锦，不会一辈子当牧羊人的。我会全心全意地爱你，减少你生活的痛苦。小姐，你愿意把命运托付给我吗？”

“唉，你是因为同情而要自我牺牲吧！”

“不，是因为爱。小姐，时间快到了。”

“你会后悔的，你会瞧不起我。”

“我活着的惟一目的就是让你幸福，为拥有你而自豪，我决不辜负你。”

她从斗篷下伸出柔软的小手，放到他的手上。

“我愿意把终生托付给你，”她说，“而且，我对你的爱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遥远。去告诉他吧。只要不见到他眼里的凶光，我就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大卫走到侯爵面前。那个巨大的黑色身躯动了一下，用嘲讽的眼睛看了看房间里的大钟。

“提前了两分钟。一位羊倌只花了八分钟就决定娶不娶一位才貌双全的小姐做新娘。羊倌，你说，你愿意做这位小姐的丈夫吗？”

“小姐已经赏光，答应了做我妻子的请求。”大卫站在那里，喜气洋洋地说。

“说得好！”侯爵说，“羊倌，你倒有一套讨人喜欢的本领。本来这位小姐连这个福分也不应该有。只要教堂和魔鬼成全你们，你们马上就可以结婚！”

他用剑鞘把桌子敲得咚咚直响，店老板双腿颤抖着跑出来，手里拿着几根蜡烛，以为老爷还想要。“去请一位牧师来。”侯爵吩咐道，“一位牧师，听明白了吗？十分钟内把牧师请来，否则——”

店老板把蜡烛一放就跑了。

牧师睡眼惺忪，急急忙忙地赶来，他宣布大卫·米诺与露西·瓦伦小姐结为夫妻。把侯爵扔给他的一块金子塞进口袋，然后拖着双脚走出了店门，消失在夜幕中。

“酒！”侯爵向店老板摊开不祥的五指命令道。

“把杯斟满！”酒拿来后他又命令道。他站到长桌的上首，烛光下看起来就像一座黑黢黢的山，既可怕，又巍峨。他的目光转向侄女时，带着一种异样的神情，对往日爱的回忆导致了今天的恨。

“米诺先生，”他举起酒杯说，“你先听我说句话，然后喝下这杯酒。你今天娶的妻子会使你今后的日子痛苦而可怜。她身上流淌着邪恶与诅咒的血液。她会让你丢脸，让你伤心。恶魔早已缠住了她的身体，她的眼睛，皮肤，嘴巴都透着一股邪气。她自甘下贱地勾引人，甚至会勾引庄稼汉。诗人先生，你已许下让人幸福的诺言。喝下这杯酒吧。小姐，我总算把你甩掉了。”

侯爵喝了一杯酒。姑娘嘴里发出一声呻吟，好像是突然受了伤。大卫手拿酒杯，向前走了三步，眼睛正视着侯爵。他的举止一点也不像牧羊人。

他从容不迫地说：“非常荣幸，刚才你称我为‘先生’。由于我与小姐成婚，我的身份现在——请允许我用这个词——与你多少有些接近了。请问，我是否有权认为，在我正在思

考的问题上，我能以同等的身份向你提出一个请求呢？”

“你可以提，羊倌，”侯爵讥讽地说。

“那么你也许会屈尊与我决斗吧！”大卫说着把一杯酒泼向鄙夷地看着他的那双眼。

侯爵大人火冒三丈，怒吼一声，声音响得像突然吹响的号角。他从黑剑鞘里拔出剑，对吓得四处乱窜的店老板喊道，“给这位乡巴佬一把剑！”然后又转身对那位姑娘发出一阵令她心惊胆战的狞笑，说：“夫人，你给我出了个棘手的问题。看来，在同一个夜晚，我既得给你找个丈夫，又要让你变成寡妇。”

“我不会击剑，”大卫说。在自己的妻子面前说出这种话他脸红了。

“‘我不会击剑，’”侯爵学着他的腔调说，“难道我们要像庄稼汉一样用橡木棍打架吗？喂！弗朗斯瓦，拿我的枪来！”

一位副手从马车里拿来两支闪亮的雕有银饰物的大手枪。侯爵把其中一支扔到大卫手边的桌子上。“到桌子那头去！”他叫道，“牧羊人总该会扣扳机吧。还没有几个牧羊人能有幸死在博贝尔杜依家人的枪口下呢。”

牧羊人与侯爵在长桌的两端对视着。店老板吓得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侯——侯——侯爵老爷，看在我主耶稣面上！别在我店里动武！千万别流血呀！这会毁了我的生意——”侯爵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他什么也不敢说了。

“胆小鬼！别罗嗦了，你如果想说话，就给我们发命令吧。”侯爵老爷咆哮着说。

店老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但不知该说什么好，而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从他比比划划的手势可以猜出，他是

央求别在房子里动武。他请他们看在他的小店和顾客的面上，千万别动武。

“我来发口令。”姑娘声音清晰地说。她走到大卫身边，亲热地吻了他一下，眼睛闪亮，面颊也现出了红晕。她靠墙站着，两个决斗的人举起了枪等她发令。

“一——二——三！”

烛光一闪，两支枪几乎同时响了。侯爵微笑着站在那里。左手指叉开放在桌上。大卫保持直立姿势，慢慢地转过头，用目光寻找着自己的妻子。接着，他像件没挂稳的衣服，一下子瘫倒在地板上。

现在已成为寡妇的小姐又害怕又绝望，她痛苦地叫了一声，跑过去蹲下来看他。她找到了他的伤口，然后抬起头凄惨地说：“子弹射穿了他的心脏，唉，他的心脏！”

“出来上车吧！”侯爵吼叫道，“天亮之前我一定要甩掉你。今天晚上我一定给你找个活生生的丈夫。下一个我们遇上谁你就嫁给谁，不管他是强盗，还是庄稼汉。如果这条路上碰不到人，那么我就把你嫁给那个给我们开门的脾气暴躁的人。出来上车吧！”

身体魁梧的侯爵已下定决心；小姐又披上斗篷，显得神秘莫测；副手拿着武器；他们都走出店门，上了等候在外面的马车。沉重的车轮声在沉睡的小镇上空回响着，渐渐远去。银壶旅馆的餐厅里，不知所措的店老板望着诗人的尸体直搓手，桌上二十四支蜡烛的火焰跳动着，闪烁着。

往右的路 走出九英里，大卫来到一个路口，这条路与一条更宽的路成直角相交。大卫犹豫地站了一会儿。